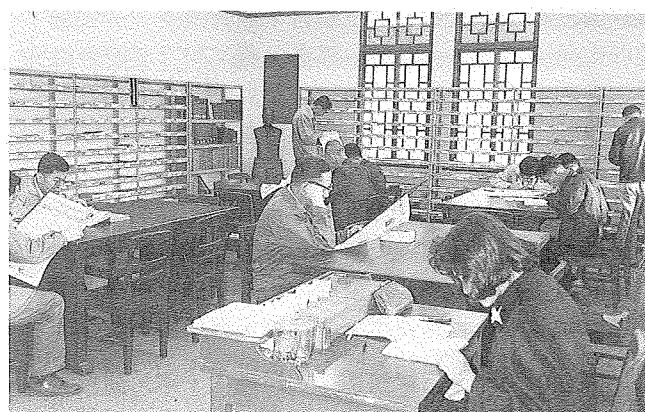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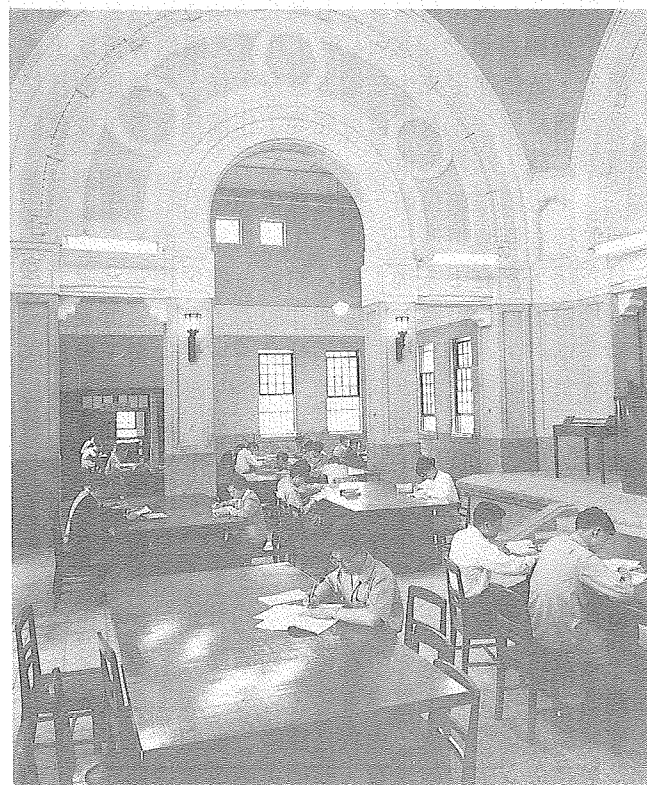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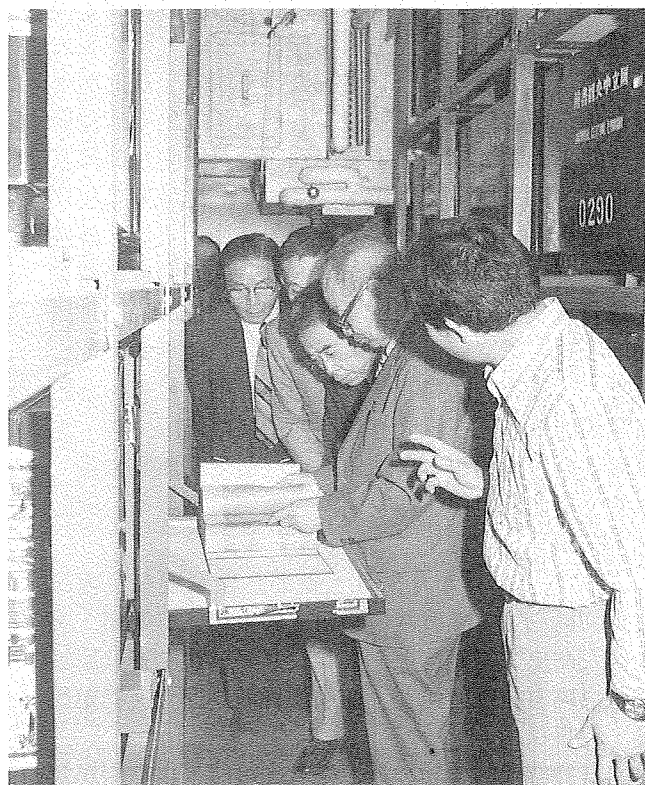
南海路館舍前一方荷塘、環境優雅，老館員皆深表懷念



南海路舊館期刊閱覽室



南海路舊館閱覽大廳



南海路舊館善本書庫，空間狹窄，典藏乃依書冊尺寸大小分置書箱內

長劉先雲先生兼)及獻堂館等機構。獻堂館為紀念臺灣耆宿林獻堂先生而修建，建築經費係幾家銀行捐獻，張部長以此館為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及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是年九月於該館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籌備處，由部長親自主持，教部任命我為籌備處秘書兼獻堂館辦事處主任，當時教部經費拮据，我未向部支領薪津，完全是義務無給職，教部利用館內會議室貴賓室等處接待學人，及舉行座談會，當時國內外學人的調

查與聯繫工作為獻堂館的主要業務，由專任管理員一人、打字員一人、義務館員二人協助辦理。獻堂館在中央圖書館的右側為近鄰，慰老亦時來館談敘，當時獻堂館的業務與中央圖書館的國際文物圖書交換工作是相輔相成的。

• 程光裕先生，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故 舊 篇〉

甜 美 的 回 憶

唐 潤 鈿

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而我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了幾近三十三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曾為工作的繁雜、勞累而煩悶、抱怨，也曾為一件助人小事得到讀者或同事的一句「謝謝」而安慰、喜悅。

我本是圖書館門外漢，却於民國 43 年，無意間闖入了全國最大的圖書館的大門，這全是因緣巧合。而由於我的個性執著，學習、不斷的學習，圖書館工作竟成了我的終身職業，由實習員、幹事、人事管理員、編輯而編纂。從擔任收發工作、文書、人事行政，而最後到參考服務。

我曾把我當時工作上的感受記在日記上，而後一篇篇的寫成了「圖書館員甘苦談」、「現代書僮」、「圖書館參考服務記趣」、「館際合作的趨向」、「八國聯軍時的賽金花——參考服務一得」、「研究與索引」、「國立中央圖書館新貌」、「坐擁書城」等篇，日積月累，點點滴滴竟結集成「書僮書話」一書，與「瓜與豆」及「愛的祝福」兩本散文中的一部分。

若不是在圖書館工作，我怎能寫出這些有關圖書館的小文？所以現在回想起來，有些甜美味兒，覺得我當初選擇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是對的。雖然我的昔日大學同窗多位已當了法院庭長、院長、主任檢察官、律師、法務部次長與監察委員等，我欽佩欣羨他們的才學與機遇。然而，我對我的選擇也毫不後悔。任何事情，只要耕耘也必有收穫。

我記得多年前，任教育部部長時的現任副總統李元簇先生，曾蒞臨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會員大會時講過這樣的話：「我欽佩圖書館從業人員，他們不為高官升遷，或個人的利益，只是默默耕耘，為人服務……」

全篇講詞大半都是對圖書館員的讚揚與鼓勵。為此我更本著「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宗旨，而更安於我的圖書館工作崗位，一直至民國 76 年 2 月初，遷到新館後的次年，我因骨關節炎發病住院，體驗到自身的健康比為人服務更為重要。因此，決定申請提前

退休，蒙王館長振鵠批准，而離開了中央圖書館。

自 76 年 8 月退休迄今，已五年有餘。我雖已離開了圖書館工作崗位，但我的心却仍離不開圖書館，時常想著在圖書館工作時的種種。往日館中的書和人與事，常會不斷的映現在眼簾。如各種書目、索引和百科全書，與歷任每位館長的風貌言行，以及同事間相處時的境況……，尤其第一任館長蔣慰堂先生的話語似仍縈繞在耳際。

「中央圖書館是一個機關，是一個學校，也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必須在這個機關裡盡心盡力的工作；但也必須不斷的學習，增進知識，不然就會落伍。我們要隨時注意，吸取新知、充實自己。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就像仍在學校裡一樣。我們大家也必須互相關懷，彼此尊重，像是一個大家庭裏的成員一般。」

歷任館長都是飽學之士，同仁也都各有所長。我在這樣的一個大家庭中成長，每天似乎都有良師的督導與鞭策，可以增進各方面的學識。只怪我生性愚鈍，獲益並不太大。但至少使我學得了盡職、勤勞、容忍、謙讓，和如何與眾人和諧相處的道理。

在退休期間，我曾以讀者身份常去中央圖書館查閱資料、圖書。蒙老同事與並不相識的新同仁熱心協助，銘感在心。而去年（81 年）4 月初，我因遭小車禍的意外，右臂粉碎性骨折，自此困於病痛與忙於治療，也未能再進入中央圖書館閱覽，期間曾欣聞現任新館長曾濟羣博士的到任，今年新春團拜，我亦因不便，未能前往參與。

如今，中央圖書館將於本年 4 月 21 日歡渡六十年大慶，我的臂傷也已痊癒。我期盼著這個大日子快快到來，以回娘家的歡愉心理，重溫大家庭的溫馨。中央圖書館在現任曾館長濟羣領導下，必然又是煥然一新，也將增添我對中央圖書館的一番新氣象，而充實我未來的甜美回憶。

完稿於 82 年 2 月 8 日

• 唐潤鈿女士，曾任本館編纂，現已退休。